

宋贻瑞 香港当代儿童文学家、翻译家。毕业于上海幼儿师范学校、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。作品有儿童小说《阿红的悲哀》、《沙沙的生日礼物》，译作《夜晚的笛声》等。

讨 书 续

想起小时候的读书狂劲，有件趣事值得一提。

因为自己是个小孩子，没有太多的零用钱可以用来买书，所以我读的课外书大多是借来的，渐渐养成了一切文字的东西感兴趣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只要见到书就抓来读。

记得那时的商店出售些小商品都是用旧报纸或旧书页来包装的，尤其是一些卖熟瓜子、花生的炒货店，他们用低价从旧书店买来一叠叠书，随手抽一本，把书脊扯松后放在台面，遇到有人买一角钱瓜子、两角钱花生，秤好货后就从那本已松了骨架的书上撕一页下来折成个三角尖形，把炒货倒入内，再左一摺右一折，中间一扣，就是一个鼓鼓的三角包。我每次放学回家经过炒货店，就买一包一角钱的花生（因为我那时很瘦，听说边吃花生边喝水会发胖），回家边吃边看书，吃完还把包花生的那页书摊开来，小心地抚平它，把它也读了，这才扔到畚箕里。那虽然是没头没尾的一段文字，却也能令我津津有味地咀嚼一番，从这支离破碎的情节想它的前因后果，倒也从中得到不少乐趣。

有一次，我从那一张包装纸上读到了段有趣的故事（记

不得是什么故事了），那短短的正反两页上的情节发展太吊我胃口了，我急于想读到它的上下文，灵机一动，跑回炒货店，找那放在柜台上的残书。当然在我买了花生之后已经又被撕下了好几页，要读个连贯的故事根本是不可能的了，但我仍央求店主让我读读下面的那部分书，店主见我“痴”得可以，索性把那半本书送了给我！

吴淡如 台湾人，一九六四年生，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，现就读台大中研所。著有短篇小说集《淡如轻风》。

懂得太多，所以怕痛

关于爱情，我以为，你什么都不懂，后来才明白，原来是懂得太多，所以怕痛。

我的爱情三段论是这样的：

情窦初开的时候，总以为一生只爱一回是最崇高贞洁的信念；渐渐修正“只真爱一回”的时候，在爱情路上早由全然青涩走向半生不熟；直到承认过往恋情是一次又一次的实验，只为寻找最适合厮守终身的人，那便深深入定了。

恋爱是一首可长可短的抒情诗，婚姻通常是一本凑不成言情小说的流水账。

听起来悲观，说来却也不惘然。种种光华灿烂的恋爱激情如烟硝火花齐放后，有满地不复美丽的碎屑待收拾，总不可能天天都是过年过节的日子。

吴美筠 香港大学中文系毕业，现职香港浸会学院语言中心。《九分一》诗刊编辑。现任（诗双月刊）编辑。

奇 遇

穿荧光橙塑料围衣的男人，施展臂膊最浑厚的力量掌推那肉堆的人团，挤入没有空间的车厢，人群熙熙蠢动又趁铁门关闭时复归静默。他勉强在饱滞的环境里检算一天开始的严肃。

悻悻地开始起行了。每个神色划一地各异其趣，繁忙时间已铸订上班前已如昨晚熬夜的倦容。他实在找不着事情填满这段空当：右手穿扭过某大胖子圆鼓鼓的后脑勺，仅能伸出三根指头钩住稳脚的铁柱，左手在蜂拥混乱时忘记插入裤袋，只得任由身旁香水女士的硬皮磨砂提包压牢，点穴般随车身晃动互相擦挤，再亲热也没有了，头颅怎么妄图转动？怎么寻找四周陌生脸孔的认许？左右逢迎呼嘘呼嘘不过痒人的鼻息，不欲交流废弃的二氧化碳也不行，所云同坐一条船，万一出了岔子九死一生，罹难时惟有保持个人独特的姿势，痛戚休关。

无法描写他此刻的表情，企图努力保持微侧的头来稍留几分距离，避开面前中年男士发梢渗透的发乳混合汗臭的气味，使他已疲于整理自己的面目。与其他人无异，把持某种无法阅读的表情状态，可以使陌生在最亲密中显出适度的疏

离，各自努力呈现互不牵涉的相貌。

顺着头势斜睨，如果傲视同群眼珠走上最高的位置，他必定看见一张宣传“弹性上班时间”的海报，尺方的相片逼满一张在玻璃面挤歪的嘴脸，也霸占他整双眼睛的视域；回避一面镜子，他垂目重睹狭小车厢内各式人等乖张的样子，试图有意无意间寻觅一丁点意外的新趣或者共鸣似乎绝无可能。

几分钟的路程显得额外漫长，绷紧的位置和关系，有时一成不变，有时又前赴后继——

她被发现时是个硬得像尊石膏像，静止的线条交不出半句对白，连眼角紧聚着水分的睫毛也无力颤动，只簌簌涌流的泪水替她的存在稍稍提供了较实质的根据，像被张贴在车门旁的玻璃墙，一旦分隔排排端坐的乘客，她反而拥有自我的天地。没有人留意有她在流泪，大家处于严峻的戒备状态，随时候驾应战猝尔骤闯的外来乘客、呛动的人潮，她出奇的淡静和不相关的情绪使她似有还无地脱离了群众，且毫不显眼地在腮边悬吊一枚终于沉沉坠落的泪珠。他险些错过，只偷瞥一下，是把头抵着横架的臂膀时看出来的，不动声色，竟不禁回头牢牢盯紧。

他开始为无法阻止她的泪和难过感到极端不安，像个守秘密的人，坚持中暗带彷徨：她不该如此，她怎么这样？可能是个心死的情人，放弃过往千真万确的温馨，然而忍捺不住，浮光掠影的情节忘却得支离破碎。

他抖擞一下，想像不可以浮浅——那不去抹净的泪痕无疑经历了沉积的底蕴，以致清除是不必要的，控制也是徒然的。他想到历史，有点颠沛的感觉；她想到将来，一个地方落难，逃不到另一方，整个人，是否崩溃无不一样低调阴

沉，等待别人诠释或者遗忘。可不可以只为死掉一位亲人，甚至为失踪的一只猫，足以在笼罩的阴郁里发现逝亡的气味，绝对的痛。再没有理由相信意义，没有生存的理据。

他其实不相信在转接的时空可瞬间把问题融解，但可以做点什么呢？车子自顾不暇，乘客也推捏由人。他伸出手来，想替她擦泪。伸过大胖子的脖子，在几乎瞌睡的洋葱头拐个弯，再拨开那女强人的曲发，直直奔向她冰薄的脸。用力以指尖吸纳泪。

再抬眼，她已下车。

你眼底的大火

夜半三更，电话乍响，那边传来某女子嚤嚤的悲恸，我握紧话筒，是忽然重许许多多，像早已给哭湿了老半天捏得住。没来由的，劈头泣血的一句：不得了了，我爱上一个人了。最末的“了”字竟抖律几个音度才幽幽怨止。我惘然望着窗外空洞的黑夜，想像一双暗哑乏神的眼睛，想起穆旦的诗：你的眼睛看见这一场大火，你看不见我，虽然我为你点燃。

我端坐起来，准备一副理智且解人意的辅导姿态。是暗恋吗？得不到的比垂手摘取的额外烘托得金贵，不是的，那大概是你从对方找回自己渴求的影子，印证一些自恋和自卑……是痴恋吗？百里之外岂无芳草，要咬牙坚执一段无可作

为的恋爱，就不能再自苦苦人，凭自己挑的就心甘命抵地撑下去……是失恋吧？那弃离的或分袂的都因缘有定——

我委实无法在短时间内筹备各种可能的解慰谋略，女子已透过断断续续的抽噎与喘息间痛陈利害：原来发现自己终归真的爱上现任的男朋友，是在所难免的灾。我手足无措间抬头瞥见一室横七竖八的书籍，平时没太认真理会过，自觉适意安稳，如今倒开始向我倾塌着疲倦着，难道只因我从没正视过？我是不能理解的，无论她有否给我释说：明知这下子爱下去，虽云我不祈求他待我好，只一旦想到盼望漫漫一生可以爱他关顾他，这就难了，或许到最后他不愿意；即使他接受，我未免要一生服役于一个人的生命与喜乐，我的一切都似乎不能做主。

是了，是不能做主了。你怎晓得你此番对自己的诺言他日不会推翻，善变的你善变的我都没法做主。女子回我呜呜挂断电话的声音，我木然回到书桌，再念起穆旦“爱了一个暂时的你”的诗句。

小偷手记

首先声明我是偷，不是贼。我比一般强盗谦卑和忍让，从打算在你面前抢掠，免你受恐担惊，而且练就一副飞檐走壁爬墙过窗的身手，专挑高难度动作无非想向世人证实，这是我富有专业性的精神，像邻家的寡母婆恒常挂在口边的

警句：我一分一毫都是凭自己劳力血汗换来的，不欺不诈。是小偷嘛我直认不讳。其实我的工作时间比很多人还要长，别看我一个月干那两三宗，所付出的加班时间着实不少，事前观察地形跟踪雇主生活习惯，事后隐匿暂避耳目和四处周张典卖赃物，三除四扣真正享受劳动成果的日子恐怕只有数天。为什么如此营营役役？是自己的工作，总是别无选择。有人辞官归故里，大群人漏夜赶科场；少我一份未为少，多我一个就添一个充分遵从专业守则的人。

我说过，我不会抢杀砸打的，即使那天我误认为熟睡的女子为惊起而直闯入室，我只随手捡起一柄小果刀轻轻触及她的腰背，使她醒来不至惊惶失措喊破喉咙，我还连用不甚爽利的声音慰解她：不用害怕，不用害怕，我我我求财，不会伤害你。她果然平静地保持原先的卧姿面壁，给我充足的时间找来一条粗长的毛巾卷扎她双手。我保证，我丝毫力度也没有运使，连个像样的结也没有打，你敬我一尺，我自然预留一丈，待我离去你可以立刻起来打电话，免费折腾。

发霉的老天。凡事尽力负责总换不到成果，我这下翻箱倒柜都拣不到值钱的东西，只脱了她手上的旧指环和取去抽屉上的一只新的腕表，书桌衣柜谅也不藏暗机，懒得查察了。临走时顾念人情边走边说别动别动，无事。不难看出我是极具原则的，虽然，我常常仰赖运气而又欠缺运气，付出努力不一定换来收获。指环腕表还不够赚取爬水喉管所需气力的一顿饭。

如果这棵树

如果有一棵树，理想的树，独立苍茫于空绝的荒原上。四周平坦视野无垠，只要没有一个人，但求绝对的存在，这棵树显露了异彩和殊相，一种不为人所理解或者不为人所喜悦的形势。

原来一粒偶然的种子，经历漂泊和寻索，或者源于一点偶动的生存意念，或者不问根由。前生来世不堪解释只此一回的伫立，以为摸索一处堪足居留的土壤，起初不为意地抽芽，仰头张望，也许需要质疑这片土地，这一带环境，为什么缺乏布景装置？为什么瞭望不出方位？然而，从此，这一次逗留就是经年，不算始料不及，也非胸有成竹——是这样子长大的，就是这样子；在没有人的心坎内恒存植根。如果稍为留意或重视，绿洲上的一棵树，吃阵阵劲风，抑或运一套拳法变化空气的窒呆，便会是另类的声音，不寻常的话语。面对阳光的暴力与温柔，沙砾的焦灼和巩固，无缘无故地造成侵略，然而也有营养的部分。树是义无反顾，盘根直插大地的心脏，地心的律动，树晓得如何平静地感受，保持得更凝聚更牢固，参天的枝叶，饱满了苍白的云，戳破统一的蓝天——其实天地遥不可及，树却幕幕惊心动魄，忽而网住天，在叶间漏滴阳光。

树是孤独惯的，而且酷爱孤独。在极度的胀热里逼出了汗珠，沿剥脱的树干缓缓蛇行，等待无声的蒸发——这个我喜欢，树差点没道破，既身为树，就不便说话。那股情绪粗

拙于彰现或隐藏，耿耿于怀，只一味的向上，蓄势挺举，伸展的欲望，外扬的欲望，不设比较的劲力蠢蠢完成，不容你一分一毫地偷望，因为它将不曾有尽头；一颗颗细胞分裂生长，谁都没有锐目亲睹，钢锐的外形，曾经有历史，只是万籁无声，而树居天地之间的一片静土。你以为没有树，如果没有树。

不理解的天

天是怎样理解我的呢？

当清晨披着睡意提醒自己整理好每天的行囊，勤恳地为自己安排生活细节的需要时，纸巾、梳、笔、盒，一本在地铁上堪足浏览的书，记事簿、口红、钱包、锁匙诸物经过验算查核，琐琐碎碎。我是有计划而来的。也会挑选垂着虎目石的金线耳坠，好配深沉的棕色毛衣。照鉴镜中的面相，熟悉得不能再有突破了。你满意吧？

不了解天。当偶然一次抬头瞻仰你的胸怀。偶然一次其实是从来不曾认真地看过你，下雨时指骂过你狠毒不体谅，烈日下连眼也不屑一顾就嫌弃你缺乏异彩，改，一定要改。可是，从何开始？你垂目笼罩我以及我不曾接触过的身影，终生不能磨灭，恋恋风尘。我停步，我跨前，天是怎样用沉默来偷伺我，警戒我，威胁我，到最后竟拖延到每一个明天，等待我把你吞纳在双瞳里。天没有正视过我——没有所

谓正视不正视，早已倦怠得漫遍上空，没有所谓天不天，没有所谓理解不理解。

天该不该理解我，慵倦的我，一只欲待取暖的刺猬，懒于张目分辨是城市污染抑或阴冷的雨云令你灰得不像一片天色，一块破穿的灰幕，覆裹我也藏不下我。一点不为人察觉的微孔。不能容身。

我不敢正视天，然而不可以不敢。那脆弱的角落如果垮塌下来，一定不会砰然震动；隐隐约约，一床被盖沉落，掩熄我的梦，我不会醒来，也许不能再醒，以为一切安于计划，都遗失了容貌。我以为理解的天真其实陌生疏远得难于逼视。轻率地下一场雨，我没有准备，湿了病了，开始嚼出阴寒的味道，是天的体温吗？天本来就不喜欢作答的，以致我冷淡天，年年月月，不去理睬。我跟天原来一样，都不善理解。天，是这样开始的。

把自己装入行李内

第十一天，是在异地最后一天，竟然泛起一种把恒常习惯的生活倏忽抽离的惆怅，事情总在不着意时适应下来，又要不在意时推翻。当我揭开行李箱整理回家的装备时，终而发现它不知不觉地成为一座相当方便伶俐的组合柜，身兼衣柜、书柜、化妆箱、杂物架诸般角色——过往找房子何尝不曾要求一处可以安置书柜、衣柜、杂物箱的地方呢？生活

遂而可以折叠，可以摊展散乱，可以堆积不分类别，可以迁徙重组，或者像行李箱般被安置在小室的一隅，然后需不绝地提供物质和资源，偶尔由我增删补充。

但是掏取的时候更多，我其实已陷入感情和生活的绝对依赖中，疲惫地处理与收拾一个不过是行囊的箱子，不敢求索——找不到一件合气候的衣服就多穿几天磨得臭翳的脏衣，找不到一条洗擦杯子的布姑且用自己的面巾代替，没有洗洁精即用沐浴露……那种互相依存的关系，已无法容纳其他的了解和参与，我常常跟敲门的人说：不要进来，我在收拾东西。

如果不是最后一天，我不会感到极度惆怅，没有人切实地告诉我，我要把行李带回家去，然而确是回家的时候了，事情却变得异样，因为什么都不着痕迹地起了变化，无以挽回。

东西再不能像原来一样地安放妥当，或者原来的位置已被不断调节而使我忘记得一干二净，还有附加的事物，显得杂乱无章。我这一次行程已足以把自己重新整弄，是不同的，就是不同。那沾满异地尘土与我的汗水的衣服，叠着也藏不了异味，用过的膏油在另一个角落靠着来自异地的木头，来时放着袜子的塑胶袋子包裹着书本。我恍惚遗忘原来的秩序，陌生得没有勇气回家去，怕看见自己，像装入了行李箱内，要重新感受另一个位置。

家

我往往在回到家门前的一刹那犹豫起来，不大愿意归家。常常在外面受尽挫折风尘仆仆满脸泪痕的，更觉得家没有给人喘气的余地，得暂且忍住所有情绪，投身吵闹的家，免得大伙儿为你的愁容感到不安，生疏地向你查问根由；其实大家早已不习惯分担琐事，也从不过问你以往的际遇起跌，一时也不晓得说什么为佳。只是大家将焦点集中自己时，突然互相受到监视，手足无措，便把事态闹得僵硬，不但无法得到慰解，还要拼力重塑先前原有的家庭氛围。由是想来，在家门前踟蹰不前，就是为了换个怎样子的脸容来参与这个家。

到底家是什么地方呢？父母生气时，总要骂我将家当做便宜的旅店，回家但求食宿。然而，说到底家不可能只是一处只供食宿的旅店，否则，我在外混磨打滚了一整天，投身家中理应寻得安歇逃避。可是如今说来，我委实还不很习惯，我究竟应该以什么身份什么姿态表示我是称职的一分子？

是的，这怎能不算是我的家呢，我对它仿佛了如指掌，哪里是电视机的开关、梳化墙椅的位置、洗手间在哪儿——全都是我闭目也可触及的东西，不假思索；然而一旦要深沉地理解家的内容时，又觉得陌生迷惘。

有一回，我扭伤了腰骨，只能坐卧，惟有靠着梳化，呆呆地察看家人的活动。渐渐地我发觉我俨如沉默的家具；分

明有人在指着电视取笑荒唐的剧情，有人操着洪亮的声线数算菜的价格，有人匆匆忙忙地从屋子的一角走到另一角，有人暗骂谁霸占了厕所……然而恍惚大家不过各自在同一空间里建筑了独立的世界，对话互不牵涉。而我像一张椅子，即使最初是另一个人，这个家也是一个家；我们从未立意选择过聚首一堂，既然这么年来住在一起，习惯和熟悉着这空间，也就是一家人了。

杨小云 生在北平，长在台湾的东北女子。学的是家政，爱的是写作，为文学天地中的有情人，至今笔耕不辍。曾获中山文艺小说奖、中兴文艺奖章，著有《水手之妻》、《她的成长》、《人缘·情缘》等，近著《活出自己的味道来》。

她是我初中老师

在家里我叫她妈妈，走进学校大门，称她为周老师。

作母亲的学生，并非我愿，实出于无奈。

初中入学考，连连败北：北一女、北二女、市女中皆无望，只得选择私立女中，既然都是私立的，不如就念母亲任教的这所，既可就近看管，学费又可减半优待。

于是，母女关系一变而成师生情谊。初三那年，与母亲天天课堂上见，回家又见，相看两不厌地过了一年。

初中毕业，参加高中联考，再度名落孙山，只好乖乖地回母校，再念三年高中，又在老师妈妈管辖内熬过三年。

直到高中毕业才脱离“苦海”，恢复母女情深。

前不久，陪母亲赴欧旅游，竟发生一件奇妙的事。

当地导游余小姐，久久望着母亲道：“你好像我初中老师。”探寻之下，两人均惊喜万分，母亲果真是她初中的国文老师！异地相逢，仿若隔世，当下热烈拥抱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教书四十年，桃李满天下，有近在身边的女儿，也有远在异域的导游，执教的乐趣，真个是乐无涯呢。

杨明显 一九三八年生，满族人。七十年代初自北京移居香港。香港作家，主要作品有《姚大妈》、《城门与胡同》、《冰洁》等。现移居澳大利亚。

乡 雪

你寄来的那张有白茫茫雪景的贺年卡，足以令我加倍怀念起落雪的冬天，不，是落雪的故乡。

我偏爱冬天：一个在酷寒、冷峻、孤寂中孕育着温暖、明媚和欢乐的季节。踩着冻僵的双脚，捂着麻木的耳朵满怀期待地喊一句：

“啊，冬天就要过去喽！”

冰冷，令人清醒，凛冽，叫人抖擞起精神挥发体腔内所有的热量抗拒严寒。我始终怀恋围着小煤球炉子，静听北风在庭院猖狂呼啸，而心底蕴藏着渴望的那段日子。

窥柳梢点点碧色，感廊檐下一线暖阳，让凝结的心，冷缩的感情绽出一朵希望的火花——没有希望、渴慕，生命就成了空壳，无所求的人生岂不像被蠹虫蛀蚀的书页。

严冬虽寒并非一无可取。

那一片片，一团团，飘舞在天空的雪花，增加了宇宙的庄重、肃穆；点缀了彩色人生的典雅、圣洁，正因为有个白皑皑朴素冷酷的冬天，才加浓了春的温馨、夏的艳丽、秋光中红叶黄菊的灿烂。

友，因为你的贺年卡使我跌进相思中；眷恋、熟悉，纷纷扬扬的雪花夜夜飘撒在梦里……

在积雪的大道上车老板甩着长长的鞭梢儿，清脆的鞭子和嗒嗒的马蹄伴随着车轮下嘎吱——嘎吱呼叫的雪声，赶车人浑厚低沉的吆喝划破冰封的田野：银塑的远山、冰雕的江海、狗皮帽子下凝霜的眉毛、胡子和马嚼子上变冰碴儿的哈气都镶着雪。

扫净庭院积雪的墙角把短木棍中间绑一条长绳——长到能从院子拉进门缝。用木棍支住箩筐的边沿儿，撒一把黄黏米、红高粱，隔着挂冰花的窗户往外窥视，等呀、等呀，等那群雪天无处觅食的麻雀“入瓮”。

猛拉线绳，飞起木棍，翻落箩筐，或许能扣进一只贪吃失去警觉的“大家贼”，也许忙乱整个下午一无所获；快乐，无法用得失计算。

抽冰猴儿的鞭把用四棱的竹筷子做；央求妈妈用三色的布条儿编个上粗下细的小辫子当鞭梢儿，冰猴儿底座按进一枚亮晶晶的大铜钉，冰猴儿顶上糊层红红绿绿的花纸，旋转起来底座光滑飞快，顶面像万花筒似的转出彩色斑斓的花纹。找个冰坚的宽敞地用双手把冰猴儿用力一捻，紧抽几鞭，转呀，转呀，像踮起脚尖跳芭蕾舞的胖姑娘在冰上滑翔。

雪地上的鸡爪印似竹叶，狗爪印像五瓣的梅花。

扒开小河中央的厚雪凿穿一个冰洞，晚上把糊红纸的玻璃灯笼放在洞口，就会有成群结队的螃蟹从冰河里往洞外爬，它们蹒跚横行好奇地聚集在小红灯笼四周。呼唤，跳跃，用戴着棉手套的手，不费力气的一个、又一个丢进桶里去。